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八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王元玄默公泰閣

徐尚寶集

疏

徐貞明

亟修水利以預儲蓄酌議軍班以停勾補疏

此疏止言其大綱詳則在二水客說而徐文定評

臣惟神京輦據上遊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

詳又有同異二公紹興大平孔相宗其詳皆詳在

取諸幾甸而自足廼食則轉漕兵則清勾若皆取給

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豈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足以裕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河流多變。運道時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保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遺戍。雖有骨肉。而軍裝出于戶丁。幫解出於里通。每軍不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路衛官以私回。衛官利其初見之賂。又可以頂軍而冒。艱

也。輒縱之而使回，又皆冒支存恤月糧，是困東南之民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也。臣待罪該科，水利修舉，職掌攸關。先任山陰時，於軍勾之苦，又嘗目擊敢竭愚衷，爲皇上陳之。西北之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遠論，卽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



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歲田北人承習水利惟
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
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
地方乘麻之區半爲沮洳之場撥厥所由以上流十
五河之水而泄于猶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
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
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
淀之稍高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
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

上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成田惜其議中格及末年海運不繼始有海口萬戶之設已無救於元事矣臣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售於當時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萑葦土寔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通而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

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

民擾，勢逆而功難。臣以爲不然。蓋施爲緩急，在當時

欲行

替也。須水，勿清。

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

所共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以效力矣。

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

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

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爲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議。

特命憲臣，實心爲國爲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

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

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俟行之稍有成績，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量改折，助其費而究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南之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知之，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致嚴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

公南人也，爲此言，危言也。兵部里以開言易入，事不成而敗去矣。

也。各處軍戶除戶絕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弱不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遠戍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爲三等。而上下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應戍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里遞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所當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便召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充數。得備禦之實用。土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

革併資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議者也議者或以清勾則解丁永戍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以爲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當眩於勾備之虛數當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通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畏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爲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勅下兵部酌議覆請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每年量徵

班行以資召募將存恤月糧裁革以杜虛冒使南北之勾補永罷西北之行伍漸充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其有賴矣又照畿內諸郡邑統轄既分事多牽制先因亟拯民溺以奠內地事宜議欲專遣憲臣一員竟以畿內差多未經允行臣以爲水利重務必專其事權方克有濟各省清軍先有專差近浙江南直隸雲貴四川因先差御史養病陞任停差令各巡按御史兼攝惟湖廣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尚有專差是以政體未一乞勅下都察院酌議覆請專差老成

憲臣一員、經畧畿內水利、如畿內差多、則裁減別差、并歸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權專清軍之政體、一矣議

西北水利議

西北水利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信於潞水之涸

者、見徐子屏居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懟色、則數徐子

日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聖明在上、固希

世之遘也、曾不能卑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迺抱

釁而往，將自棄於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
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竄逐，間負國恩，而違
親養，忠孝兩無當也。予竊爲子悲之。徐子聞言，零淚
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數予，予則悲矣。客亦惡
知予哉。予始待罪垣中，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
決矣，如此人者，安得不爲水衡。者迂其言，置不省。予乃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訂謀，

其大且急，就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槩而行之，
則效違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
可行也，盍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

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遙度也則又果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疏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濡忍以及

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
知予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天子

崇論宏議而中

銳意化理子職諫數月卽水利報罷寧無崇論宏議

當事之指乎

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迺認認焉惟冀水利之
復行亦左矣且子謂經國訏謨其大且急莫有過於
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未解也徐子曰禹功茂矣而
濬鼫距川迺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
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將爲客悉其利
夫雨揚在天而時具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

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轍。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以勸農功。使王畿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饑。迺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

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涸損之患久積而散之

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旣興則田疇之間要皆

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

言之

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

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

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

民力庶幾復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注海而溝洫之

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

之虛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

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泛流，使霖潦不致汎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邀齊也必曰盡東其畝以爲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彘彌

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後之民。而西北雇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後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不必言只言宋經易舉可耳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

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只。要。穀。多。而。販。便。是。長。策。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旣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旣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其。自。爲。保。聚。者。聽。可。也。今。邊。人。但。足。八。食。則。招。爲。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

富家家丁此羽官之詐句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

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遊徃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旣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于今日

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

此必然之理。合是更無第矣。而議者曰無田。但使

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爲墾

徧東拘奪余得助其下。區宜患無田哉。

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
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旣授

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爲富家翁。卽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

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闕之地。修

限其治田卽是井田之法。今此無別法。故但實有

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

意焉。民六田自均不必限民也。田且今之舉正須

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

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湧而土澤。控海則潮

淤而壤沃。利水尤易。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

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

上人謂之。即泉。彼中隨地可得。尋。但大小異耳。

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

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

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

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

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

庄。城東則有馬仲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

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

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

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

遷安竹竿片水故宜有產姑廟即然聞其人種業

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

昔皆剝皮遺訊恐是昔昔治蚕而後來中廢耳

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

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

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

懷柔縣之臺營山下可作水田百頃

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

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

縣清庄塲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
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
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于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
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

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

此田成則東南一大部也。室坻靜

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

海皆如。是。

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

靜海之界。古高地。今已四。雙江。消。下。已。照。餘。可。作。

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荏葦彌望。而繁名於勢族。然葦

皆甚多。

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

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何處不可先。此耳。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

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

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柰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

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圳達於溝。溝達于漚。漚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

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適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於言哉。南方之民，披篋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

畦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沍深入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

此其東南所也

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遺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柰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予謂北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容曰。南北水利。修廢頓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

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
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
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
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
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
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
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
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
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

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

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

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

南半以東南支軍國之用，故其民窮於其正，強止

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

如今年五分之一耳

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

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卽畫

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

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家奚賴焉？其機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利水，吾固知其舊矣。然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漳沱旁決棄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

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乘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不在原。源在要。原。源。流。委。恒。諸。故。爲。眼。乾。源。流。之。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故。堤。可。引。活。而。四。祥。者。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乘乾上流。皆引成田。

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十水患亦殺
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

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水區非

西北之水一開滄海遂可無患

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

而其大要在滄上流入河而下流入海而已

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

然世之疑而不遷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憚

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

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

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

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繁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

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于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于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興。卽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審如文忠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專設

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
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
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
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
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于追呼妨其生業而富
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
輒飽吏書之索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
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
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

擾怨不叢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兢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情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

北 之 治 一 國 屬 有 田 者 安 於 其 業 其 力 以 作 之 人 所 必 嘗 不 勞 之 手 益 其 功 勞 不 下 內 人 而 淡 漢 過 之 夫
倍于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

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

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

優異之則皆耻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羣

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

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

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

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

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

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徂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讎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

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較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

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

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

寓兵於農。此是古人不及今人處。往往以爲美。而

其賑貸則流離旋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

欲勸之。可刑習而不察也。平若聽其教習以防禦

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

盜賊則可之制。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

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

待銓。次者遙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

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貧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得

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煩募民哉。客曰。就子數說。尙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勲。而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子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必旣接。軍功爲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筭。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

何軍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內修而啓外釁。

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椎魯

愚意欲以世爵誘人。則文靖之意而稍斟酌之。

者。樂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

非墾辟而使之治事也。此二策相去遠矣。若今之

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卽兵

軍有定名。無定則。以作心營。權端之差。操其善。又律文

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

流罪欲使民以實空虛也。管田之法。行可以復行。

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

流罪之法。

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

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

則可耳。欲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既足以爲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孱弱。剝羸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至於遞替。卽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爲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地。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

址尚存。日漸圯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續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其中更委曲須議。今若於瀕海闢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瀕海有通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于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

如此勝于封。建。封。建。者。生。殺。爵。祿。自。稱。也。今。予。之。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駢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核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

空名不得治事理民其法更便矣

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卽汗馬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胄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

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錙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卽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僞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繁。名於胥。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旣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僞田增稅。歲以

厲已乎。卽有田僞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誦。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徐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况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

若從吾計五年而屯。例可漸舉也。今之世不盡

一事。事例必不可以爲政。

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利。與

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誦於財賄。酌多寡於開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漕理財。紛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於今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其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哉。今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款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緘晦，庶幾補過。迺又鼓舌談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崖谷之陰，見日則傾矣。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國計，卽閭閻尚得言之，矧予固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子去矣。其有味于予之

言而冀其復行者，予日望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予言未行，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予，肯身任其事，咸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爲農，卽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畧，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迺大司馬公又握石畫於其間，卽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廢其興

北方

乎。惟國是禠，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冀言行，遲回未

之。可謂水。田者少可爲旱。田者多。徐公只當水。田

去。適懼茲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予亦何以自解。

耳。而不言。早田不知北人之未解。種早田也。

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與。客意良厚，予將黽勉於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談已客散，徐子拏舟南去。

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管東溟奏議

奏疏

管志道

直陳緊切重大機務疏

緊切機務

臣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

皇明經世編

管東溟奏疏

緊切機務一

平露堂

駁駁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臣甚

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爲九條以刪去第九條以論鄉試事獻。一曰復

議政之規。此今不切太祖旣革丞相，而以事權分屬九卿，每

日羣臣奏事，卽於御前面決可否，取旨奉行。其

時殿閣大學士尚未預機務也。永樂洪熙中，始以

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面奏取一旨，仍洪武之舊。

未嘗有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閣臣楊士

奇等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矣。然每遇大政，猶命

諸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惟正統初，英

宗以冲年而踐祚，三楊以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
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
白於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導冲聖之道宜爾也。
然自此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而議，
與國初之制漸遠矣。臣嘗總而論之，面奏處分開
國之令典也。必聖慮精明之甚，而後能親決萬幾。
調旨批發。近代之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
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二者而酌其中，其唯密謀於
內閣而公議於外庭乎。故臣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

可不復也。

祖宗時多御午

朝。於左右順門大班

此段論午朝之制最爲詳。但恐輔政者不便行。

既退羣臣更進言事。輒至夜分以故幽隱畢達。今繼

不能如 祖宗之一日兩 朝亦宜倣其意而行之。

如三六九日早 朝則一四七日午 朝。夫早 朝

自有常儀矣。而午 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集。唯

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

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 御前。其部

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等寺諸卿。則分日輪流

以參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中

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侍直。以備紀錄傳行參駁等事。而起居注常不離左右。以紀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而欲徑至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挨奏。不致壅遏。朝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聖覽。嘿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卿各擬。旨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

不嫌異同，其有事機戒於洩漏者，不妨審割之往來。又或羣言難以剖決者，自行平臺之特訊，蓋不以公議廢密謀，亦不以密謀遺公議。庶天下洞然，知上意之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矣。臣又查先朝入閣之臣，不皆尚書侍郎尊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不暇述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

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璉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爲
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
爲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
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則一用翰林、一用別
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
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別歷中外
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
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滯、或鍾怨於汲引
之人、而別衙門一膺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

此○亦○所○當○慮○

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陛下以公聽竝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觀之法行之而已。二曰務講筵之實。臣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從容辨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文具之嘆也。陛下試思今日之經筵。

文獻實與臣備員刑曹，因未獲覩。經筵之盛，然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規。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臣查得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

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

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查得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勸世宗首召戶部問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

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亦今日之所當細究者也。蓋人主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經史世故。則必繫于聲色玩好。二者意向稍殊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陛下試尋先朝二臣之言以追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

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然樂意而不自知者矣
臣又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經
筵官也 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
秘書常親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
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 聖
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
正聲文章正宗爲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 顧問贊
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 祖宗宏深之
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

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二祖作養之初意

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

改入者已多

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

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

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曾曠十餘年弗選

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復開

尤善法。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三曰關進言

之路。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

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

三途類選給事中等于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

並諫非職實平于部郎所以輕共官而責共效也

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頗多直節敢言之士厥

知今日選轉法則甚諫已甚貴矣失祖宗命官也

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

微意

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

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淺不如前何也。

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于言近代不重言

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出來者漸矣據臣釋褐

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於科卽出於道曷嘗無言

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

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於利害。以挺特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節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圓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卽如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恰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

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謂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弊相酬者。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

甚者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腐
布腹心於科道于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交章稱述救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亟逐潛
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
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
能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讀 臥碑有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
不可悉紀臣始舉外僚之最早者馮堅一典史也洪

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事，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叅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敕言官洗心易轍，有弗俊者，聽各言核舉坐罪。

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可能取去之人亦自不畏庭杖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

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祖宗盛朝

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

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之身也。曷忍其萬

死一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

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歟且瞋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間矣。四曰公銓擢之法，國初用人，不拘資格，而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專，方面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而使不當事者叅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于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

叅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歷之。故近
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

二祖長慮。却頷唯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
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冷。或久淹
而驟遷。顛倒豪傑。莫知端倪。臣不敢謂悉便於今日。
卽如正統中。劉永清翰林院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
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
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
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召爲國子監祭

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
國子監堂上清秩爲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
與焉。卽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
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
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
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鄒魯以御史謀陞。而吏部
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
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
夷館。及騰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

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
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
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以官階
之炎冷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
道難容恆附于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
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于有此風哉幸賴

主上明聖采輔臣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
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固又嘗嚴 敕撫按
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

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者。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餘年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庶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蕘集枯之見。賈衆怨哉。願陛下敕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華要。而輕畧才賢。翰林

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歷實政科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竝行而不悖，豪傑共思奮乎，臣又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領行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

五曰釐巡察之弊。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畧有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趨承太過也。耳目太偏也。名實太淆也。憲綱太峻也。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關，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之疾苦，邈不相關。卽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敕令縣自

清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
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
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稽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
○文の移の既の煩の及の不行の以の甚の指の懸の之の由
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

好覽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詳定奪於是
簿書山積而精神疲于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
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
奈之何以展轉文移困有司也唯真雜犯死罪當由

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

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煩。朝廷設撫

課職業與視趨承亦在乎巡方之賢否耳

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二義。而

唯事趨承。尸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

隨之。兩直隸既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

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叅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

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于答應

巡按矣。府州縣出廓迎送。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

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方逢迎。臣爲諸生時。親見一

縣官諂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廁中。按

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既以諂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趨承太過，夫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既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拿兇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賣訪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釀禍匪細。臣舊歲過淮陽，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隸，威焰薰灼，縣佐官至以侍教。

生之刺投謁者其拯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响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爲虞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于憲訪也故曰耳目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爲首務今賢守令之騰薦劾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豈政爭與民俗不相關耶臣切惑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送迎叅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司方救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間有務實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

悃幅啓侮。多寘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
久。據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
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國初昇巡按以糾
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
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
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
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
倣成周冕服朝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
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

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然御史曷嘗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曷嘗不受察於吏部。何以無跪叅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吏治寢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官出巡。不分府州縣正佐官。迎跪道傍。倘遇風雨。卽知府亦陷膝淤泥中。尤爲非體。臣謂

憲節過驛則驛遞官迎之、抵郊則府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俟其入公署而後叅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於車塵馬足間、豈所以示衆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反 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 六曰處 宗室之繁臣惟天下有三大憂、而 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于數年之內、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苟非獨出 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

采言官林潤等疏降 敕諸藩各自條存因下禮部
會議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
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時小補之
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
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捐內府
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勢之必不
可通者也 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生業又不爲時
給祿米飢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
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限封爵之說

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有爲攤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王而令均擲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旣不可開，則孰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旣不可施，則孰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閒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

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
今之親王。卽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不遷之
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卽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
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矣。未聞
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臣山曰。前難處之。辨
以推。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
以以降。至于郡王各踞尊而共賞。與宗無異。則遷
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
一降亦可。職行
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
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

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干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虛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當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貴僉同。乞下手敕。遍諭各王府。以時勢旣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已見。而後下諸大臣會

議務爲可久之法，所謂磐石之宗，其在是歟。七日
定河漕之策，瀕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
敕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便塞，着查先年海運事，空
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難輕議。昔
禹之治河，上唯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
無泛溢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
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之
而北，壞金堤，犯張秋，則邇道誠可虞矣。若仍南移於
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卽運

道也。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
爲魚鼈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則可虞尤甚。
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而又無所虞
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意者王版所有海運之議而此疏辨之也然亦各國初乘百戰之威，奸宄懼

自一見

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
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于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
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
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裏者也。何異借寇兵以
濟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苟通，日

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于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曷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饑莩，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豁若干以甦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然弭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于江淮河海之間也。自

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爲之寒心哉！臣惟國

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爲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於此，則西北水利屯田之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八曰杜邊陲之釁，夫馬市之議，修邊屯之法，廟堂先有成畫，邊臣次第舉行，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至客兵

之當先事調停屯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臣未嘗習知邊務何敢妄置喙焉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諸謀士云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旣而廟算果出於此奄酋款塞則從請封土蠻邀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迨開三鎮馬市年例之外諸會踰限請乞督撫虞於挑釁輒尅軍士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旣困於追陪又疲於工役心目

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於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今及曩。尚未萌。一面儲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俺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乎。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敵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狃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之心。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得息肩也。乘此

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搗巢計，可乎？夫東虜
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督總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
者，恐功未成而釁先啓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
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剋剝，半入囊橐，半資餽遺。世
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啓釁
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臣不知所終矣。非 聖明搜
剔隱憂，痛刷積弊，日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何
以善其後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